

东北亚研究

西北民族史研究

周伟洲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

西北民族史研究

周伟洲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东北亚研究

——西北民族史研究

周伟洲 著

责任编辑 穆 易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848.625 印张 19607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套

ISBN7-5348-1363-8/K·456 定价:5400.00 元(全三十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千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千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冯继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吴文衡 李之勤 李昌仁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潘喜廷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东北亚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冯永谦 黄凤岐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千志耿 冯永谦 卢明辉 刘永智 乔成果 孙进己
刘远图 李之勤 苏天钧 李殿福 金 岳 孟广耀
朴成昊 周伟洲 郑绍宗 张泰湘 秦洪祥 崔 灿
黄凤岐 蒋秀松 潘喜廷 魏国忠



作者近照

周伟洲，广东省开平县人，1940年2月生，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已发表论文70余篇，著有《敕勒与柔然》、《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等专著多部。

《东北亚研究》总序

东北亚目前包括六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部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正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中心位置，它东和北邻俄罗斯，西邻蒙古，南接朝鲜，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地应该成为东北亚各国交往的枢纽。在历史上，中国也曾起过这样的作用。汉唐以来，中国长期是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长期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幅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积极影响着东北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中国也是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最为了解的国家。当时中国有关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记载，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他们本国的史料。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了，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我们。这些年来，反过来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了解也落后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我们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研究落后于他们本国，甚至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研究也落后于东北亚某些国家。这种落后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又再次加强了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中国在东北亚应有的地位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并不想恢复中国在汉唐时对东北亚的统治地位，我们只指望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必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迎头赶上东北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我们更多了解东北亚各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加强了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向各国学

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和东北亚各国联系交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总认为我们在研究东北亚各国时必然落后于他们本国,我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各国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观点。今天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日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来重新认识东北亚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照搬别人的观点,东北亚各国也有必要认真了解研究中国人对东北亚问题的立场观点。没有彼此间新的认识为基础,要建立东北亚和中国的新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早就决心加强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决心把我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放在东北亚各国总的发展中来重新认识,决心研究我们在历史上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而研究我们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决心系统整理总结我国学者对东北亚的研究成果。弄清我们对东北亚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过去哪些看法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需要改进的。也要让国外学者知道中国人对东北亚各方面问题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必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歪曲和篡改历史,任意摆布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让大家知道,我们已准备好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与争鸣。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宗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全面反映我国学者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有决心再接再厉,最终一定实现我们的宗旨。

孙进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古代西北民族族源与迁徙	
一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	(5)
二 柔然的兴起及其内部的氏族部落组成	(12)
三 赞虏与费也头	(26)
四 嗚末考	(36)
五 蒲茹考	(42)
六 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	(48)
七 维吾尔族族源问题	(58)
八 土族族源诸问题	(71)
第二编 古代西北民族分布与融合	
一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	(81)
二 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	(89)
三 乞伏鲜卑与陇西鲜卑	(99)
四 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	(105)
五 唐代党项的内徙与分布	(116)
六 8世纪中至11世纪初吐谷浑族在河东地区的分布及活动	(129)
七 唐代关中民族的分布及融合	(140)
八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151)
九 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158)
第三编 古代西北民族政治关系与政治制度	
一 柔然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	(167)
二 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	(173)
三 六朝南北战争性质	(185)
四 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	(189)
五 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	(197)
六 吐蕃与吐谷浑关系	(207)
七 唐末党项拓跋部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发展	(217)

第四编	古代西北民族经济文化及其相互交流	
一	柔然社会经济探索·····	(229)
二	吐谷浑对西北地区的开发·····	(235)
三	公元3—9世纪岷江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	(245)
四	隋唐时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	(253)
五	从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谈唐代音乐和礼仪制度·····	(260)
六	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的唐代乐舞形象·····	(265)
七	西北民族与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	(273)
第五编	近代西部边疆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入侵	
一	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	(285)
二	沙俄驻我国西部领事馆的罪恶活动·····	(295)
三	塔什库尔干地区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307)
四	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	(315)
五	19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	(329)
六	1919年至1925年的西藏政局及英国分裂西藏的侵略活动·····	(337)
七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势力的阴谋活动·····	(351)
第六编	西北史地与丝绸之路	
一	古青海路考·····	(367)
二	白兰考·····	(382)
三	唐代的安乐州和长乐州·····	(390)
四	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	(395)
五	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	(405)
第七编	西北民族文物考释	
一	前凉金错泥箭·····	(415)
二	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	(417)
三	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422)
四	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	(429)
五	云岗石窟的《茹茹造像铭记》·····	(435)
六	吐鲁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	(440)
七	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	(445)
八	甘肃正宁出土的北周造像题铭考释·····	(450)
九	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	(460)
十	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	(465)
十一	明《黄河图说》碑试解·····	(477)
十二	略论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487)
第八编	古代民族观与民族关系理论	
一	儒家文化的民族观·····	(495)
二	黄帝是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	(497)
三	唐太宗的民族观·····	(500)

四 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505)
五 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 ·····	(513)
六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520)
作者小传·····	(526)

前 言

我国悠久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和传统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我。自小我就喜爱文史，深深为我国悠久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和传统文化所吸引，但在18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的一生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1957年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我最终抛弃了学理工的理想，毅然决定报考兼文史优势的历史或考古专业。1958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它有考古专业。

进入大学后，正逢上“大跃进”的年代，第一学期就下郊区劳动。可是，我仍然执着地追求我的理想，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史方面的书籍。每当下大雨或节假日，我总是独自一人穿过20多里的田间小道返回学校，目的是借还书。因为如此“不识时务”，终于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挨了几次批判。也许是爱好和旧习难改的缘故，我并没有气馁，而是偷偷地攻读中外文史名著。每当同学们午休时，我总是躲在阅览室的书架之间，陶醉在书籍之中。一个借书证还不够，我又借了三四个同学的借书证，频繁地往来于图书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学四年里，我广泛地涉猎了中外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和文物考古方面的领域，并试着写小说、电影剧本、历史论文和札记，打下了从事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1962年，我以全优的成绩大学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该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藏族史，师从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史学家马长寿教授。从此，我才真正踏入了史学研究的门槛。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期间，虽然因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我先后在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青海刚察藏族牧区，参加二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在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使我真正入了史学的大门。马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严谨求实的学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记得马先生在我上二年级时，曾要求我们研究生每两周交一篇习作，然后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对我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

我本应1965年研究生毕业，但因十年动乱，直到1967年才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1年因形势需要，文物考古工作较早恢复。我跃跃欲试，准备用所学的知识大显身手。从1972年起，我先后在《文物》、《考古》等杂志上发表有关陕西文物考古方面的论文十余篇，并有幸得到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陈直等先生的指点。这些论文，锻炼了我的严谨、简洁的文风和传统考据学的功底，受益匪浅。如果我继续在文物考古领域内耕耘，相信还是能有所收获的。

然而，命运却安排我于1973年，重返西北大学历史系。当时，国家交给西北大学等西北地区的几个高等学校一项任务，即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一书。西北大学先借调我

返回,参加编写组,1975年正式调入。从1973年至1979年,我承担了该书六编中两编的最后统稿任务,并发表了几篇关于中俄关系方面的论文。此书于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编写组改名为“西北历史研究室”,研究方向为中俄关系、西北民族史和西北历史地理。于是,我才正式从事研究生学习的专业——中国民族史。同年,我首先修改和补充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此书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次年,我写了第一本民族史专著《敕勒与柔然》(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我又先后出版了《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汉——赵国史》(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南凉与西秦》(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入门》(198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日本女作家原百代的《武则天传》(1986年——1989年陕西出版社连出四版)。此外,前后共发表论文60余篇。

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些论著,如果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那就是:(1)拓宽了西北民族史研究的领域,填补了一些研究的空白。如对敕勒、柔然、吐谷浑、党项(唐五代时期)等古代民族的研究。过去史学界对这些古代民族研究成果不多,我的几部专著和论文则较为深入和全面地研究探讨过这些民族的起源、兴衰、分合的历史,有一些个人的新见解。(2)对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有所创新。十六国国别史自原来的史书散佚后,一千多年来没有系统的专门著作。出于对魏晋时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兴趣和责任,我着重研究探讨了十六国中匈奴所建之汉及赵国(前赵)、鲜卑族所建之南凉、西秦等三个政权的国别史;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总结、观察这三国的历史。(3)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史和关系史的综合研究,有一些突破,并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中世历史的认识等。

在治学方法上,我主要是追随恩师马长寿教授的治学道路。马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民族史学家,论著颇丰,自成一家之言,形成国内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派。其特点是:重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考据学,但又不陷入烦琐的考证之中;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用理论作指导,分析、研究尽可能搜集到的有关史料,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充分利用考古文物资料和民族调查资料,应用各门相关学科(如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哲学等)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文字上讲究简洁易懂,力求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化腐朽为神奇等。我一直追求恩师的治学方法和学风,并力图贯彻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

这本集子,大致可分为文物考古、中俄关系、藏族史和史学理论等五大类别。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史学领域内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如果它们还能给研究这些方面的后人作一些参考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我还必须提及:在当前形势下,编辑此书,的确是需要很大胆识和牺牲精神,值得赞叹和钦佩。感谢编委会和出版社给了我机会,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更是由衷表示敬意和感谢!

第一编

古代西北民族族源与迁徙

一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 迁徙和名称诸问题

(一)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之一。关于他的来源,《晋书》卷九十七《吐谷浑传》记:“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慕容廆,《宋书》、《魏书》的《吐谷浑传》作若洛廆。《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云:“慕容廆字弈洛瓌”,瓌、廆音同,则若(弈)洛廆应为慕容廆字。其父涉归,《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作弈洛韩,《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河南传》作弈洛干。吐谷浑既原为慕容廆之庶兄,其为慕容鲜卑可知。

“慕容”之名,记载最早的是王沈的《魏书》,此书已佚,唯《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此书一段,内云:东汉桓帝时(公元147年—167年),鲜卑檀石槐在漠北,“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治今河北平泉)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闾居、慕容等,为大帅”。《通鉴》卷八十一胡三省注引此段后说:“是则慕容部之始也。”如此,则慕容部最早是从东胡鲜卑中分出来的一支。关于此点,《晋书·慕容廆载记》、《十六国春秋》等均有记述。《载记》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鲜卑山,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考证,在今内蒙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①。至于东胡源于有熊氏苗裔之说,显系后人附会,不可信。慕容部既源于东胡,秦汉之际保鲜卑山,东汉桓帝时又为檀石槐部落军事大联盟之一部,居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一带;那么,他于何时迁入辽西的呢?上引《载记》说:“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

曹魏初年,即公元3世纪初,时慕容廆曾祖莫护跋由右北平西至上谷一带向东,迁至辽西。至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莫护跋从宣帝(司马懿)伐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迁于辽水西昌黎郡的棘城之北。棘城即今辽宁锦州附近。至廆父涉归时,又“迁邑于辽东北”^②,

^① 见该书第174—1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 《晋书·慕容廆载记》。

时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①。晋时辽东国治襄平(今辽宁辽阳)，“辽东北”，当指今辽宁彰武、铁岭一带。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慕容廆又从辽东之北迁回到辽水之西昌黎郡徙何青山。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又由徙何南迁回棘城^②。徙何，在今辽宁的义县；棘城，如上述在今锦州附近。正因为慕容部莫护跋至慕容廆时，往来迁徙于辽西与辽东(昌黎郡魏置郡之前，属辽东属国)，故史籍一般称吐谷浑为“辽东鲜卑”，仅《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云其“本辽西鲜卑徙何涉归子也。”而吐谷浑的后代则一般称祖先是“始自昌黎”^③。

涉归死后，嫡子慕容廆代统部众，庶子吐谷浑虽为廆兄长，因其庶出，故仅分有部众1700家(《宋书》、《魏书》的《吐谷浑传》作“七百户”)。关于吐谷浑之迁出，《晋书》以下各史记载大致相同。《晋书·吐谷浑传》记：“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

此云吐谷浑徙出的时间，是在“涉归卒，廆嗣位”后，《通鉴》卷八十一云涉归死于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但《魏书》、《宋书》等《吐谷浑传》记载则较含混，均先云涉归在时，分七百户与吐谷浑，下紧接着又记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马斗，似乎吐谷浑在迁徙时，涉归还健在。可是两书在此后，又记廆使人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先公指死去的涉归，又似乎此事发生在涉归死后。参照上引《晋书》，把吐谷浑之徙出时间，置于晋太康四年涉归死后，还是较为妥当的。其时，慕容部游牧于辽东北，这与上述诸书记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是相符的。所以，吐谷浑的徙出当在太康四年至十年之间。

吐谷浑迁徙的原因，诸书均云是因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马斗，廆遣人指责吐谷浑而引起的。这一传说，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其实它的社会意义要深刻得多。慕容鲜卑在晋元康四年迁于棘城后，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④，逐渐由游牧转向农居。在此之前，慕容部还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落联盟。它往返迁徙于辽河东西，就是这种经济生活的反映。在涉归死去前后，在辽东、辽西一带游牧的，除慕容部之外，主要还有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前者居于辽西(治阳乐，今河北卢龙)，后者居于段氏之北，“西起濡东(今滦河东)，东至柳城(今辽宁朝阳东)，凡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⑤。即是说，宇文部在慕容部西北，段部在慕容部东南。三部之间为了争夺牲畜、牧场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晋书·慕容廆载记》的一段叙述，透露出在涉归时，宇文与慕容两部斗争的情况：“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到慕容廆时，三部的斗争更为激烈。上引《载记》又云：“时(太康十年前)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廆卑辞厚币以抚之。”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居于辽东、辽西的鲜卑各部之间，由于游牧经济的发展，相互争夺人口、畜牧和牧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慕容部还比较弱小，他占有的牲畜、牧场十分有限。而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之间的马斗，正反映了因牧场狭小而引起的深刻矛盾，这是促使吐谷浑率部远徙的根本原因。

《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从辽东北向西迁徙的情况时说：“……若洛廆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② 同上。

③ 《晋书·吐谷浑传》。

④ 同①。

⑤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悔，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谢之^①。吐谷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怒，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欷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应昌盛，魔将传子孙及并曾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

吐谷浑的两段话，显然带有浓厚的迷信传说的色彩，是以天意号召乃部。但从中可看出：由争夺牧场而引起的矛盾，只有采取远徙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也是一般游牧民族的特点之一。

吐谷浑西迁之地，诸书记载相同，均云“西附阴山”，时当在晋太康四年至十年间。阴山，即今内蒙河套北的阴山山脉。在吐谷浑迁此之前，从东北呼伦池迁来的鲜卑中另一支拓跋鲜卑，早已迁到这里游牧^②。当时，吐谷浑有 1700 家或 700 户左右，算是一个不大的部落集团。他在阴山一带游牧的情况已不可考。

在阴山一带游牧了 20 多年后，吐谷浑又向西南迁徙。《晋书·吐谷浑传》云：“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

又《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亦云：“遭晋乱，遂得上陇。”吐谷浑由阴山的迁徙到底在何年？有人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永嘉五、六年（公元 311—312 年）^③。按《旧唐书·吐谷浑传》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公元 313 年），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公元 663 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则吐谷浑从阴山迁至枹罕等地，是在永嘉之末，即公元 312—313 年左右。

关于吐谷浑迁徙的路线，诸书只记载了途中一个地点——陇。陇即陇山，指今陕西陇县西陇山。从阴山至陇山，大约经过河套南朔方之地，然后“度陇而西。”当时，张轨出镇凉州，平息了当地鲜卑的反抗，“威著西州，化行河右”^④；而陕西关中是农业区，不适合游牧的吐谷浑居住。因此，度陇山后的吐谷浑，只有采取向西迁徙的路线，在陇西南部一带立足。

又上引《晋书》只说了吐谷浑度陇而西及其后子孙所据地区，而未具体说明最初居于何地。按《魏书·吐谷浑传》和《通典》卷一九〇等均记，吐谷浑“始度陇西，至于枹罕”；《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则云：“出罕备、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⑤；罕杆，今枹罕县”；《梁书·河南传》则云：“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以上几种记载均指明吐谷浑度陇山后，最初至“枹罕”；是在枹罕居住了一段时间，还仅仅是经过这里，则有一些分歧。枹罕，即在今甘肃临夏附近，罕杆，在枹罕县境内。《水经注》卷二《河水》注引应劭曰：“故枹罕侯邑也。”又引《十三州志》曰：“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杆在焉。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于此。”按《十三州志》是北魏阚骜所撰，书已佚，所记当可信。如此，吐谷浑度陇后，最初是居住在枹罕县西北的罕杆原。

可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吐谷浑在罕杆原一带游牧的时间不会很长。据《晋书》卷十四《地

① 《晋书·吐谷浑传》“七那楼”作“史那楼冯”，《宋书》及《十六国春秋》作“乙那楼”。《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有“一那萎氏，后改为萎氏”。乙那楼、七那楼，即一那萎之异译，三字姓，“史”或“乙”之讹。冯，疑即其名。《资治通鉴》卷九十记作“乙那萎冯”较确。

② 《魏书》卷一《序纪》。

③ 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店 1977 年版。

④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

⑤ 《宋书》云西零，“今之西平郡”，是指地望而言。其实，“西零”应为汉代居青海一带的“先零”羌之异写。